

古木名院相辉映

朱建霞

两棵耸入云天的银杏,依然像两把硕大的伞,矗立在城顶山半山腰的向阳处,层层叠叠密实的枝叶,叠金堆玉,依旧没有一点要散落的样子;她的沉静和灿烂,散发着时光淬炼的金黄,以壮美的姿态,蓬勃的气息和繁华色彩,坦然接受着寒流的覆盖。

蓬勃的生命来自时光的沉淀与厚重。这两棵两千六百多年前的古树,因着孔子和他的弟子公冶长而闻名遐迩。

公冶长书院坐落在安丘市区西南三十多公里的城顶山南坡,书院周围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树茂林丰。相传这里是孔子的弟子、爱婿公冶长隐居读书、治学的地方,在明代即被列为安丘八景之一。

时光历经两千六百多年,而书院的两棵银杏,依然枝叶叶繁。树围达10米,东雄西雌,相距大约7米,高约30余米,直径近30米的树冠,以恢宏的姿态,高耸入云。繁茂的枝叶,为书院撑起一方清幽和静谧,成为书院不朽的精神丰碑。

这两棵树,也成为普通民众及有情人缘定终生的美好见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世间的男女,想长久地与爱人维系美好的感情,总需要一些象征来诠释和寄托爱的永恒和美好,雌雄银杏矢志不渝的姿态,很适合成为忠贞爱情的寄托。于是,每年,两棵树的树枝上,红色的千千结,情人锁把无数爱情的故事,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挂上枝头,走向永恒。

两千六百多年前,诸城贾悦镇近贤村人公冶长,复姓公冶,字子长。生于春秋末期的他,幼年家境贫穷,一直务农为生,但是他不因家贫而堕志,一生俭朴好学。年轻时,慕名拜在孔子名下,勤奋攻读,博通六艺,为孔子七十二高徒之一,学成后,他拒绝为官,终身治学,后因遭诬陷入狱,在狱中虽受囹圄之苦,仍然苦读经书。孔子深爱徒身陷囹圄而痛惜,认为他能忍辱负重,苦读不辍,可作表率;“虽在纆继之中,非其罪也”。

圣人不同常人,孔子看人的标准也仅在取人品德,不言其他。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从此公冶长身兼孔门女婿和弟子的双重身份,这些记载,存留于《论语》《孔子家语》中。

以树兴景、文景相融,在自然界中,越大的树,就越容易受到狂风、暴雨、雷电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可能还会受阳光、氧、水、养料供给不足、温度等条件的影响,而公冶长手植这两株高大的银杏,却丝毫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枯寂,却以我们不为所知的从容和顽强,扎根到历史深处,见证着书院的兴衰和沉浮。

公冶长书院其实不仅仅是一所书院。公冶长在此办学到现在两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书院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参观拜谒的所在。

公冶长故去后,后人崇尚先贤,在此建公冶长祠,多年后,又在祠西建青云寺一处。后公冶长祠、青云寺因岁久渐圯,历代多次重建和维修。作为凝固的历史,部分碑碣遗存,记载了一次次的变化,反映了村民们见贤思齐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体现了百姓对文化信仰的崇拜之盛,可以想象公冶长在古代影响范围之广。

史卷中,公冶长书院最早的存世记载为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安丘知县陈文伟重建书院。明万历安丘县志·艺文考》辑录的陈文伟《公冶长书院记》,内容大意为:这次重建是他的前任谢缜已备足物料,未及开工而调往外地,陈文伟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接任安丘知县;成化丁酉(1477年)二月壬申,因公务往沂水,道经其地,驻马止宿,往寻其迹,至则四壁俱废,一址独存。遂计匠作工役,不日告成,谢君之心为不负矣”。

在公冶祠大门外,立有一座牌楼,里边镶嵌着重修公冶祠碑”,碑额“重修公冶祠碑记”为篆书,正文为楷体,记叙了公冶长的生平事迹、公冶祠的兴衰及最后的重建时间。

公冶长祠,为三进三间,木质结构,飞檐斗拱,粉墙黛瓦,丹柱青瓦,正祠塑公冶长坐像,两边各有陪侍,屋内墙壁上彩绘着公冶长生平事迹。东西边房各一间,陈列着一些今人的书画作品。祠后有清末大臣李湘棠的感恩堂一处。青云寺在公冶长祠西侧,始建于代晚于公冶祠,约为西汉中叶(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距今也已经两千余年了。

寄坚贞之石志,永垂昭于后世。祠院内,东西两侧各建有一座碑亭,东边为万春亭,西侧为清廉亭,碑亭内有明清两代的



石碑,记载着修复公冶祠的史实。

东侧“万春亭”内的石碑,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知县孙振基所立,碑文楷体正书,阴线阳刻着9个大字:先贤公冶子长读书处”,背面无字。

西边清廉亭中,犹存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由县令胡端出资维修时,所立《重修公冶子长祠堂记》石碑。碑文称邑侯胡端于丙辰之春到书院山祭祀览胜;“惟庙貌之萧条,慨然叹曰:兴废举坠,守土者之责也”……于是捐养廉之资,以襄榱榱之用,鳩工庀材,不逾月而轮奂粲然。”

另外一块为清道光九年(1829)六月,青云寺住持学管及徒弟真斋立,正面上部横刻“万古流芳”,下为重修庙碑记,背面为众善题名,县廩膳生李维翰撰文,庠生刘登辅书,崔秀川镌刻等字样。可以看出百姓及当时的乡绅为重修宗庙、赓续文脉而慷慨解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望百年不休,驰而不息地执着。

1989年,安丘县人民政府拨款5万

多元,把已经荒废的公冶长祠,重新修建,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重修后的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使许多观光者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时间如奔流不息的江河,淹没一切。被世人公认为德高,才奇,志大的公冶长,所留存的具体事迹史料记载不多。书院建于何时,始建规模,史籍残缺,也因年代久远,已经无可考据。

书院的很多遗迹和传说,都和公冶长有关。公冶长淡泊名利,隐居山林,能识鸟语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典籍中拥有多个版本。《论释》记载公冶长因人祸入狱《绎史》所载因羊入狱,无论哪一种传说,都体现了百姓还圣人本相,圣人也有凡人一面的本真情趣。

古人注重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树木代表着生机和活力。银杏树的生命悠长。树茂源于根深,两株蔚为壮观繁茂的雌雄银杏树,是否代表了植树之人对我国儒学文化的一种地老天荒的旷远寄托呢?

多元,把已经荒废的公冶长祠,重新修建,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重修后的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使许多观光者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时间如奔流不息的江河,淹没一切。被世人公认为德高,才奇,志大的公冶长,所留存的具体事迹史料记载不多。书院建于何时,始建规模,史籍残缺,也因年代久远,已经无可考据。书院的很多遗迹和传说,都和公冶长有关。公冶长淡泊名利,隐居山林,能识鸟语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典籍中拥有多个版本。《论释》记载公冶长因人祸入狱《绎史》所载因羊入狱,无论哪一种传说,都体现了百姓还圣人本相,圣人也有凡人一面的本真情趣。古人注重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树木代表着生机和活力。银杏树的生命悠长。树茂源于根深,两株蔚为壮观繁茂的雌雄银杏树,是否代表了植树之人对我国儒学文化的一种地老天荒的旷远寄托呢?

多元,把已经荒废的公冶长祠,重新修建,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重修后的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使许多观光者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时间如奔流不息的江河,淹没一切。被世人公认为德高,才奇,志大的公冶长,所留存的具体事迹史料记载不多。书院建于何时,始建规模,史籍残缺,也因年代久远,已经无可考据。书院的很多遗迹和传说,都和公冶长有关。公冶长淡泊名利,隐居山林,能识鸟语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典籍中拥有多个版本。《论释》记载公冶长因人祸入狱《绎史》所载因羊入狱,无论哪一种传说,都体现了百姓还圣人本相,圣人也有凡人一面的本真情趣。古人注重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树木代表着生机和活力。银杏树的生命悠长。树茂源于根深,两株蔚为壮观繁茂的雌雄银杏树,是否代表了植树之人对我国儒学文化的一种地老天荒的旷远寄托呢?

多元,把已经荒废的公冶长祠,重新修建,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重修后的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使许多观光者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时间如奔流不息的江河,淹没一切。被世人公认为德高,才奇,志大的公冶长,所留存的具体事迹史料记载不多。书院建于何时,始建规模,史籍残缺,也因年代久远,已经无可考据。书院的很多遗迹和传说,都和公冶长有关。公冶长淡泊名利,隐居山林,能识鸟语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典籍中拥有多个版本。《论释》记载公冶长因人祸入狱《绎史》所载因羊入狱,无论哪一种传说,都体现了百姓还圣人本相,圣人也有凡人一面的本真情趣。古人注重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树木代表着生机和活力。银杏树的生命悠长。树茂源于根深,两株蔚为壮观繁茂的雌雄银杏树,是否代表了植树之人对我国儒学文化的一种地老天荒的旷远寄托呢?

多元,把已经荒废的公冶长祠,重新修建,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重修后的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使许多观光者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时间如奔流不息的江河,淹没一切。被世人公认为德高,才奇,志大的公冶长,所留存的具体事迹史料记载不多。书院建于何时,始建规模,史籍残缺,也因年代久远,已经无可考据。书院的很多遗迹和传说,都和公冶长有关。公冶长淡泊名利,隐居山林,能识鸟语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典籍中拥有多个版本。《论释》记载公冶长因人祸入狱《绎史》所载因羊入狱,无论哪一种传说,都体现了百姓还圣人本相,圣人也有凡人一面的本真情趣。古人注重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树木代表着生机和活力。银杏树的生命悠长。树茂源于根深,两株蔚为壮观繁茂的雌雄银杏树,是否代表了植树之人对我国儒学文化的一种地老天荒的旷远寄托呢?

烟雨陈坊

文瑜



陈坊地处铅山县境内,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古镇。南宋状元刘辉生于此地,所以陈坊有“状元故里”的美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四纸产于此,所以素有“寿纸之乡”的美称。明清时期,陈坊是闽赣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素有“装不完的河口,买不完的陈坊”之美誉。

烟雨,古桥,老街,幽深的弄堂,初见陈坊古镇,我便喜欢上了它。烟雨江南的那份婉约,氤氲了思绪,朦胧了双眼,让人流连忘返,难以忘怀。

撑伞漫步古街,如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古镇鼎盛的明清时期。沿街前店后宅的老宅,店招牌都是毛笔书写,看着苍劲有力,古意盎然。百年前的老字号,经当地政府修旧如旧的改造,还延续着百年前的模样。

只是纸业兴旺的繁华落尽,古镇人悠悠过的是寻常人家的日子,是的,寻常人家,他们都当街而居,古老的大门洞开着,坐在门边闲聊的老人,择着眼前一蓬青菜的女子,奔跑着,嬉笑着的孩童,理发店里理发发的老者,缝纫店里家长里短的妇人,他们都是古镇人日常烟火中的岁月静好。在一栋老宅前驻足,门楣上写着“西

陞雅望”四字。门边上叠放着大中小三个饭甑,不禁莞尔。想起小时候的馋,也似如今的春日里,到菜园子里摘来蚕豆,用母亲刷锅用的竹筒刷,把蚕豆串成串,或是到外婆的针线篓里拿来针线,把蚕豆穿成项链,放到饭甑里蒸,蒸好了后把蚕豆挂在脖子上,一个个摘下来吃的情景。于是走了进去,才知道这是栋安徽籍汪造纸商建于道光年间的老宅。

院内一蓝衣老者,坐于一堆刨屑中,刨着做纸甑用的木料。见有人来也沉静安详,心无旁骛。四水归堂的天井里,苍苔茸茸地长,青石条长凳上放着匠人用的刨刀,磨刀石。老者和老宅一样,苍老,平和,是岁月的年轮,是一幅上好的江南水墨画。

避开行人多的老街,我独自拐进巷子里,在清寂的弄堂里走着。脚踩在青石板上,听得见脚下如暗流汹涌。华家大院的三寸金莲在这青石巷里袅袅娜娜地走来。她们都曾来过这个世间,真真切切地活在这个世上,遵循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思进取,心是空的,脑袋是空的做着相夫教子,逆来顺受的女子,一生也许未曾远足过,只在这老宅,古镇里寂静地过了一生。

自序:四季之冬

徐珍

托尔斯泰说“自古以来,人类摆脱生命束缚的方法有四种:无知、享乐、毁灭或者懦弱。”当无法在知识中找到关于生命意义的答案时,我对生活的探索便发生了。

自然而然地,我观察周围与自己差不多的人,思索他们怎样生活,是如何处理那些将我带入无法自拔困境的问题,那些问题随着年龄与阅历有所缓解、变化,便是我经历这世界的痕迹。我认为每个人的这种经历、思索,与改变,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定值得被保留。于是,码字记录。

最初,什么都写:自己的成长变化、与学生的故事、与各种人的交往、初为人母的心得、旅途中的流水账……总之随心所欲,意动则笔动。那时年轻真好呀,每周三十多节课,回家还照顾老少、料理家务,有时还得应酬各种人情世故,依旧有使不完的精力与灵感。没智能手机的年代,一切心思都付之笔端。与人倾诉又如何?问题的最终,还得自己处理,倒不如读书码字简单,兴许还能把罗列出的困难找出办法。

慢慢地,因为搬家,丢失了曾经发表过文章的刊物与旧稿,我需要地儿永久保存自己写下的那些痕迹,于是开了博客,之后为了存图片又通了QQ空间。因为文字,网络那个神奇东西把原本毫不相干的人,距离拉得带上神秘。博客时代,我曾有过不少固定粉丝,他们热切的关注与期待,让为生活奔波劳碌的我,把码字坚持成了习惯。

2010年至2015年,我隐匿在各个级别的大小博客里。饶博有个云在青天曾说:“三流作家写自己,二流作家写他人,一流作家写思想。三流作品写故事,二流作品写人物,一流作品写世界。”那时的我,只写自己的世界,却因为博客,打开了其他世界的大门。我开始尝试写他人,编故事,也虚构微小小说人物、虚拟世界。江博、饶博先后销声匿迹,我又学会了编辑微信公众号,而后是其其他自媒体。

没几年,因为码字,好像周围的圈子慢慢都与读书码字有关。有人曾说我的文有汪曾祺味道时,我还没读过汪曾祺,赶紧找来看。汪曾祺的文章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也可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可这几类文,大多数人或许根本没读过,更别谈读了,我自己,也同样浅薄。

再后来,被推着,进了区作协。开始有人把作家这种称呼安在我身上,我诚惶诚恐。从来还没做过什么,怎么就多出个身份?作家?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呢?汪曾祺认为“作家就是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倘是如此,那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我如何配得起这身

份?我只敢称自己是码字的,像有人抽烟喝酒打麻将一样的成瘾者。

只是码字这瘾,渐渐与我的生活、工作发生化学反应。作为教师,身兼“读书人”再去做“教书人”,始于读,发于思,成于行,对学生的吸引力会莫名其妙比旁人多一点。分享读过的书,走过的痕迹,特别是一起看那些我亲手写下与屈屈孩子间的小故事,让文字偶尔成为枯燥中学数学课堂的调味剂,能非常增进孩子们对我的信任度。码字,促使我更去用心良苦对待生活与工作,好像光为了创作素材,就得更付出心力与技巧来。

前几天与同事聚餐,她四岁的儿子闹要“豆豆”,原来是桌上碟花生米。我猜想孩子心中的花生,肯定是图片上那种带壳的果实,所以才把花生米误认成豆豆。看,年龄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认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对事物最初的印象,没有什么比用文字和语言描述能更生動的佐证。

二十岁时我计划三十岁在小城安家;三十岁时我设想四十岁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半生走来,许多都在按部就班,许多又好像出乎意料。譬如2022年初迎来的《一叶倾城》,是2021年初,我完全没想过那么快出版自己的集子。书抵达饶城当晚,第一批邮寄往全国各地的人里有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若非中学时代她始终有一在我每篇作文后面那些红彤彤的长长批语,我不会有最初码字的喜好。良师益友,在我半生里从没缺席过,不与此言谢。

听说严歌苓4岁就开始想拥有名利,所以她19岁从芳华正茂的舞蹈演员改为作家,她的气质决定了她必须成为作家。我呢?一辈子只能是数学老师,却一生会在阅读码字的路上。是想利用文字谋点什么名利吗?非也。我只敢得到那些亲自付出过汗水精力才能抓得住的寻常。出集子或许也只为向孩子论证肯用一生去认真做一件事能有怎样的力量。我追求的从来不是深刻,仅是自身和谐。

码字的,通常是三种人。一种以字谋生,写文是其工作,他们多半被称专业作家或职业写手;一种以字谋名,工作之余,他们借文寄情,顺带获得名利,如虎添翼;一定有与我一样的第三类,自娱自乐,留存痕迹。可所有码字人一定有共性,除爱之外,他们敬畏文字。

近三五年,多在写教育类公文,却不敢忘晨昏必读三五好文。出生于冬日之人,蛰伏是天性,积蓄足够力量,风轻云淡,等待花开。经年后,当我不在人间,我的文字带着我的情感与思想,或许还有我对未来的预想,可以在新的世界里证明,我们活过。

五月五,过端午

张彦清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五月的来临,意味着端午节的到来。“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门插艾,吃粽子,吃白酒。”这是每年到了五月奶奶常给我们说的顺口溜。

一直以来,时光里总会有怀念的人,该记住的事。临近端午节,想起了奶奶的顺口溜,想起了小时候奶奶为让我们全家人过个丰盛的端午节所作的努力。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端午节是一个甜蜜的梦幻。上了小学,我才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的端午节,是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在端午节那天,可以吃粽子,吃艾叶鸡蛋,鸭蛋,可以看赛龙舟。而在我的家中,到了五月是奶奶忙碌的月份。

进入五月,奶奶就开始张罗做粽子,甜米酒,甜的红薯汀子酒,甜杏仁酒。她的技术非常过关,做出来的这些食品比在集市上买的口感更好。

端午节那天,奶奶很早就起床,她把艾叶和鸡蛋,鸭蛋,大蒜放在一起煮熟,把她做得甜甜的腐子端出来给我们吃。并且把她做的甜腐子端给邻居品尝。凡是吃过我家的白酒的人家就不想再去街上买了。他们总感到街上卖的白酒没有奶奶做的好吃。有几次我听邻居说:要不是你妈妈孩子多,需要奶奶照顾,奶奶可以在街上卖白酒,一年也能挣不少钱呢。”有一次我把邻居的话告诉了奶奶,她说:挣钱是小事,我不能为了挣钱,让你们这些孩子受罪。我在家里给你们做好吃的,你们快快长大。等你们长大了我再去做生意。”那时我虽然年龄小,但是从奶奶的语言中,我知道她疼爱孙子,孙女,爱这个家。

因为奶奶做的白酒好吃,经常受到邻居的称赞,所以我很羡慕奶奶的技术,心里对她充满了崇拜。当时在我幼小的心里突然萌发了一种想法,我也要学做腐子,长大了做给奶奶吃。”

这个想法在心里憋了很久,有一天突然爆发出来,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星期天,我缠着奶奶让她教我做腐子。她说:小孩子到一边玩去,我等着干活,别给我捣乱了。”我一遍又一遍地缠着她。她走一步我就跟一步。她刷锅,我就站在锅边缠;她去喂鸡,我跟到鸡圈旁边缠;她去洗衣服,我就站在洗衣粉旁边缠。

奶奶终于被我缠败了,她笑着说:我真服你了,你这小妮子。真能缠。别跟着我,我不干活了,我教你。跟你讲怎样做白酒。这样好了吧。”我高兴地傻笑。

奶奶洗好手,擦干,然后从屋子里搬来两个小凳子。我们一人一个。并且拿出了一本信纸,一支圆珠笔交给我。她一本正经地说:我给你说做甜麦酒的步骤,你记下来,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你现在年龄小,不能做这些事,你要好好上学。等你长大了,就可以自己做了。我下次做的时候,你在一旁看着。”我高兴地答应了。

尽管奶奶识字不多,可她在我的心里却是个很好的老师,她教我的时候会一遍又一遍给我讲解做的步骤,一边提醒我认真观察她的动作。她让我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她一次又一次的教导下,我也基本上学会了这门手艺。只是没有她做的好吃而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她教我做麦仁腐子的步骤。首先,把去皮麦仁5000克,酿用凉水洗净,沥干;然后把洗净的麦仁放入锅内煮熟,然后捞出,把麦仁放到筛子上蒸干;接着把蒸熟的麦仁揪出来,放到盆里,晾凉。第四,把酒曲碾碎成粉末,均匀的拌入麦仁中;最后用柿子树叶盖住麦仁表面,放好,盖好。24小时后即成。把做好的甜麦酒(麦仁腐子)掀开,酒香四溢。不仅自家吃,还会和亲戚邻居分享。

现在,奶奶已经去世10年,我也长大嫁了人。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再也吃不到奶奶做的甜麦酒了。但是,端午节依然令我神往。因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端午节代表了奶奶对家的付出,对邻居的爱心。至今,甜麦酒的余香总萦绕在心头,使我的心变得温柔湿润。幸福的泪水伴随着对奶奶的怀念的感情凝聚在节日中。因此,我眼中的端午节更加情深意浓。

跋:这世界,我来过

余敏

2022年的植树节,我在电脑里种下了一棵树。然后在一整年的时间里,用工作的空隙,去浇水,施肥,剪枝,修叶,让这棵树更挺拔,更苍翠,更有生命力。

时至今日,这棵树和大家见面了,就是你们手里拿着的这本个人散文集《若有光》。这个集子是我这些年陆续记下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感悟和希冀。我写我的亲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人生际遇,写我周遭的人群,我的学生,写那些细碎的温暖,于是有了“纸短情长”这一章节;“行歌文旅”主要是记录我在文旅战线上的所思所得,我的工作方向,我们的文旅资源等,让更多的人了解广丰,这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个人的力量尽管微薄,但只要能散发出一丝光亮,哪怕如萤火虫般的弱小,也是有意义的存在;“听闻远方”记录了我去过的一些地方,表达了我对远方的构想,未知的地方对人们总是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这个系列的稿子成文时段拉得较长,大家可以看到多年前我青涩的文字。“流年撷趣”写的是我们琐碎的小日子,喝酒,麻将,听雨,发端的烦恼,除夕的欢乐,那么多的细微,构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吃穿用度一直比较节约,钱得用在刀刃上。直到2021年末,收到文友徐珍的散文集,对她文中写到的观点深以为然。我们年岁渐长,精力日渐消褪,总有一天,我们的肉身灰飞烟灭,不留一丝痕迹。拿什么证明我们曾经来过这人世间,曾经爱过恨过?文字是最好的载体。执手中之笔,写心中所念,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成长的痕迹,一一呈现。等我们老了,坐在火炉旁翻阅自己的青春,直至睡意昏沉。许多素未谋面的老太太,这是送给世界的一份礼物,量身打造,独一无二。我想用这些文字来证明,这世界,我来过。这本书,就是我的刀刃。

这几年写的文字合起来超过了二十万,体量过大,良莠不齐。我精选了其中部分,增加了文旅札记的部分篇章,最后收录了46篇相对较好的散文,加上好友林莉,张庆良的各一篇序言,以及后记,一共49篇,刚好对应我的年龄。2023是癸卯兔年,我的本命年,恍然间,我在人间已虚度49个春秋。

由此,感谢我的父母亲人对我不私的付出,感谢爱人多年来包容和支持我的一切想法,感谢毛嘉羽和我多年母女成闺蜜的情谊,感谢我写作的领路人林子,周亚鹰,祝成明等,感谢傅菲老师杨松老师对我的引导,感谢暖窝给我无尽的温暖,感谢这几年的写作小伙伴蔡奕瑛,刘诗良,姜丽敏,沐沐,水皮等对我的鼓励,感谢张庆良、纪英虎、洪厚火、俞剑波等领导同事,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还有更多的人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文字有限,而感恩之心无尽。

你看到的这近16万字,每个字都是我在我电脑前陆续敲击出来的。这个过程较长,有时候我心力交瘁,想揪自己的头发,有时候我欢快如小鹿,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如飞。它不够完美,但足够真诚。这是另一个我,同样有气息,有温度,有奔腾的情感。

这是我给自己开出的永久生活证明,我希望它的有效期能长一点儿,也愿你能喜欢这些拙笨的文字。